

囊中江湖

# 戊戌年的渐进与激进

说罢守旧，再说渐进与激进。维新派分出这两系，有一相当重要的来源。如陈寅恪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所述：

当时之言变法者，盖有不同之二源，未可混一论之也。咸丰之世，先祖亦应进士举，居京师。亲见圆明园千霄之火，痛哭南归。其后治军治民，盖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。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，极相倾服，许为孤忠闾识。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，而郭公者，亦颂美西法，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，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。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，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。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，本自不同。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，深以为然。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，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。

陈寅恪笔下的先祖，即陈宝箴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起任湖南巡抚；先君即陈三立（散原）。戊戌变法时期，地方办理新政，楷模当推湖南，其主导者，正是陈宝箴父子。陈宝箴曾邀请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，与谭嗣同、唐才常等屡有合作，后世遂将其纳入康有为之一党。对此误会，1945年初夏陈寅恪借评吴其昌《梁启超传》之机予以澄清，他理出了变法的两大源流：陈宝箴与张之洞不仅同事，而且同志，属渐进一系，康有为则是激进一系，两者泾渭分明，不可混为一体。

若数人头，戊戌年的守旧者显然最多，远过于渐进与激进之总和，后二者中，则以前者居多。当时在中央的孙家鼐，在地方的张之洞、陈宝箴等，都是渐进派，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为宗旨——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

文 / 羽戈



作者为法律学者

一日（1896年9月27日），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鼐上《议复陈遵筹京师建立学堂情形折》，其中有言：“今京师创立大学堂，自应以中学为主，西学为辅，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中学为经，西学为纬；中学有未备者，以西学补之；中学有失传者，以西学还之。以中学包西学，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。”他明确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比张之洞还早。这些人皆属当权派，根深蒂固，枝繁叶茂，其政治理念借权力的光环而扩散，影响力极大，绝非康有为所能比。

不必说孙家鼐、张之洞等，且来看康有为的朋友圈，显见渐进与激进的比例。戊戌六君子中，谭嗣同、杨深秀、林旭三人

与康有为一样倾向激进，杨锐是张之洞的人马，刘光第与张之洞往还甚密，二人追随张之洞而倾向渐进。最好玩的是康广仁，作为康有为的弟弟，而且受康有为株连而死，他的政治光谱，与其兄并不一致。在致何易一信中，他曾对康有为大加批评：“伯兄（康有为）规模太广，志气太锐，包揽太多，同志太孤，举行太大。当地排者、忌者、挤者、谤者盈衢塞巷，而上又无权，安能有成？弟私窃深忧之，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，俾民智能开，则危崖上转石，不患不能至也。今已如愿，八股已废，力劝伯兄宜速拂衣，虽多陈无益，且恐祸变生也。”从这封信尤其形容康有为的五个“太”字，可知他明显属于渐进一系。在他看来，变法阻力太大，不宜以卵击石，八股已废，风气已开，后面不妨慢慢来，故而建议“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”。可惜康有为压根不听，一意孤行，最终让兄弟白白牺牲，渐进者为激进买单。

与康有为同一天受光绪召见的张元济，政治倾向和策略与康广仁十分相近。据其回忆：“……诏下之日，长素（康有为）留居日下，日日鼓吹变法甚力。余谓长素，八股既废，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，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，讲求实学，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，新政之行，易如反掌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，不必更求其他，即日南下，尽力兴学。而长素不从，且益激进。”（张元济《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》、《张元济全集》第十卷第201页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）

与康有为发生争论的维新派，除了张元济，还有王照，后者乃是戊戌变法的重要角色。1931

年5月31日，胡适为王照文集（《王小航先生文存》）作序，结尾引用了王照讲过的一段故事：“戊戌年，余与老康讲论，即言‘……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，渐渐扩充，风气一天天的改变，再行一切新政’。老康说：‘列强瓜分就在眼前，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？’迄今三十二年矣，来得及，来不及，是不贴题的话。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，仅相差一岁，故称其“老康”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他以及张元济，与康有为的争论，正可归结为渐进与激进之争。

事实上，渐进与激进之争并不限于戊戌年和戊戌变法，作为一条历久弥新的政治脉络，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史。试举两例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写过一本题为《现代教育》的小册子：“……在小册子中，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，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。对这个建议，李鸿章的答复是，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。我说，那是‘种子钱’，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。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。‘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。’我回答道。‘噢！’李鸿章回答说，‘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。’”

1905年春，严复赴英国交涉开平矿权，与孙中山会面。严复说：“中国民品之劣，民智之卑，即有改革，害之除于甲者，将见之于乙，混于丙者，将发之于丁。为今之计，惟急从教育上着手，庶几逐渐更新乎！”孙中山不以为然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君为思想家，鄙人乃执行家也。”

试看这些争论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固然不一，双方的思想和话

语却大同小异。渐进论者认为中国土质不佳，阻力太大，只能聚沙成塔，滴水穿石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最合适的路径，则是教育，办学堂，兴人才，开风气，行新政。激进论者的反对意见出奇一致，即当下中国正值危急存亡之秋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，容许渐进论者积跬步以成千里，如康有为说“列强瓜分就在眼前，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”，李鸿章说“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”，孙中山说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”，都在强调时间之于国家危机的紧迫性。

时间之外，还有一个隐藏因素：空间。确切讲，是政治空间。渐进论者往往主张改革，激进论者大多偏向革命，前者亟须体制提供政治空间，后者则不需要：革命之起源，即判定体制缺乏自我更新的政治空间，革命之目的，即摧毁旧体制而打造新体制。这一对比，可知渐进论者在戊戌年以至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重大困境，哪怕执政者愿意辟出一定政治空间，以开民智、行新政，不过终究有限，一旦越界，即刻翻脸——这条界限的位置，取决于利益。

由此说回戊戌变法。这些分析，足以使我们明确维新派内部的权力结构，哪些人主张渐进，哪些人主张激进。前者以体制内的高官为代表，如孙家鼐、张之洞、陈宝箴，后者大都是中下层官员，甚至未尝入仕，如康有为系工部主事，正六品，谭嗣同系江苏候補知府，虽为从四品，“候補”二字暗示只是虚位。这一点区别相当重要，因为渐进与激进之分不仅涉及理念，还涉及利益，孙家鼐、张之洞等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，康有为、谭嗣

同等尚未分到体制的蛋糕。可作参照的是孙中山，早已与体制绝缘，故其激进最为彻底。

把理念与利益结合起来，可知维新派内渐进一系与激进一系为什么起初能够合作，最终宣告决裂。最初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与诉求：亡国灭种，近若咫尺，若不变法，整个体制之船都将沉没；以及共同的敌人：守旧派。然而在变法途中，渐进一系发现，假如按照激进一系所推行的操切、极端的政策，这条船的结局依旧是沉没，甚至船还在，自己先被挤下去，因此急于划清界限，痛下杀手。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恩怨，正依此逻辑而上演。

不过，我们不宜夸大渐进与激进的矛盾，二者虽然有些冲突，却不构成二元选项——改革与革命的关系也是如此——这一点在戊戌年表现尤其鲜明。它们有一共同敌人：守旧。守旧派恐惧一切进步、进化，不管渐进与激进，皆在其反对之列；而且在戊戌年，守旧势力极大，渐进与激进加起来，还不及对方一根指头。这一残酷的事实，乃是他们谈论戊戌变法之成败的前提。因为有一种论调，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罪于康有为们的激进，诚然，激进乃是败因之一，但是激进的失败，未必能反证渐进的成功，假如由主张渐进的孙家鼐、张之洞等领导戊戌变法，结局一定大有改观么？其实，只要以守旧为主流的时势摆在那里，只要占国人十之八九的守旧派摆在那里，已经注定了答案。说到底，戊戌变法的失败，不仅是激进的失败，也是渐进的失败——改变后那两年，改革再无空间——可谓双输。



# 東道

www.dongdao.net

## 品牌创意集团



东道官网



东道公众号

广告

20年历史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 
解建军先生创办了东道设计学院  
2014年至今获得300多项国际大奖

###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

## 400-890-8989

品牌研究 / 品牌战略 / 品牌设计 / CI.VI.LOGO设计 / 视觉传达设计 / 包装与产品设计 / 环境设计 / 导示设计

 2014 APEC 峰会 品牌/VI/空间设计	 一带一路峰会 LOGO/VI	 2017金砖会晤 LOGO/VI	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对话会 LOGO/VI	 杭州G20峰会 综合应用设计	 2019北京园博会 LOGO/VI	 水立方 LOGO/VI/SI/品牌/年度服务	 杭州城 LOGO/VI
 中国人寿 LOGO/VI设计	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VI/VI/品牌/年度服务	 中储粮 LOGO/VI	 京东 VI设计	 苏宁易购 LOGO/VI	 国美在线 LOGO/VI/宣传册	 国家体育馆 LOGO/VI	 中国国际航空 VI/CI/VI/企业文化/品牌策略/年度服务
 西藏航空 LOGO/VI/VI	 海尔 VI/VI/品牌/年度服务	 新东方 LOGO/VI/VI/品牌/年度服务/品牌设计	 海航航空 VI	 昆仑 中国石化昆仑润滑油 VI/VI/年度/品牌/年度服务	 河套文化博物馆 LOGO/VI	 南储 南储集团 LOGO/VI/品牌/品牌	 巴宝 LOGO/VI

